

一个工人的修行与贡献：

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吕忠的故事

如今，吕忠51岁了。2019年5月，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对于一名工人而言，这几乎是顶级荣誉。



研习

开始，一切顺利。

1985年，17岁的吕忠进入曲靖卷烟厂，成为卷烟车间操作工。虽然成了工人，但他什么都不懂，整天想的是什么好玩，怎样才好玩。一晃两年过去，厂里在举办高中、大专培训班。他想，既然有这个培训，那就报名。初中毕业只能参加高中培训班的考试，考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四科。

在技术这条路上。高中班培训，不只教高中知识，还有机械基础、机械制图等课程。40

多人，要经过为期一年半的培训。毕业考试时，吕忠成为5名及格的学员之一。

“我就是靠这个高中班才当上修理工的。”吕忠讲，在高中班毕业的第二年，曲靖卷烟厂二车间缺一个修理工，面向所有操作工招聘。

吕忠报名。

考试后第二天，他就到修理班上班了。1989年，曲靖卷烟厂车间里都是老式的国产设备，锋利的齿轮等传动装置裸露在外。除了安全，修理工面临的重大问题，就是设备经常

性的漏油和磨损。

当年刚入行的吕忠，面临巨大压力，因为什么都会，他“拼了命”地学新东西。

不过，想学东西没那么简单。当时厂里的老师傅们，表达能力普遍很差。比如，他们很清楚设备存在什么问题，就是讲不出来，再加上担心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，他们很少给徒弟讲什么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吕忠能做的就是看师傅们干活，边看边想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干，要达到什么目的，想通为止。很多机械原理是相通的，一

个想通了，一通百通。

不断学习的同时，在部门40多名修理工当中，吕忠对自己的要求是，维修水平一定要比别人高，工作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。设备上哪里不熟他就琢磨哪里，为了把设备弄得“特别通”，他要比别人多付出数倍的努力。

比如，其他修理工遇到问题，心态可能是能修好就修，修不好就算了。“我不一样，我就要想办法给它修好。”吕忠说，这种过程很累，但他的竞技法则是，比别人做得好，就不累了。

骄傲

若工厂一直停留在1989年的水平，那么无论吕忠如何努力，在技术上，也只是熟练度的提高。他的机会来自于曲靖卷烟厂1994年开始的技改，工厂开始引进大批进口设备，逐步淘汰一些落后设备。

新老设备差别大。吕忠开始进一步学习并研究新设备，他先是看说明书，看说明书能把设备整个工艺流程了解清楚。

最初，中文版的说明书少，每个车间只有一本，修理工们要轮流看。谁先看、谁后看，没有固定顺序，谁抢到就算谁的。第一次拿来的中文说明书，吕忠是第二个“抢”到的。拿到书

后，为了稳妥，他没敢放在车间，而是直接把书带回家。

可之后还是要传给别人看，怎么办？吕忠想，那就抄吧！上班忙，他找父亲帮着一抄。A4纸大小、400页左右的书，爷儿俩抄了几个月。没等抄完，新书就来了。工厂为了让他修理工更快成长，开始复印中文说明书。

书看了，也不能全记住，碰到什么故障，非要操作一次或很多次才行。

工厂接连技改，吕忠进步飞快，他的技术水平，有资格做金光明的徒弟了。金光明，是曲靖卷烟厂终身成就奖的第一获得者，一生痴迷

技术，是吕忠心中真正的工匠。

“工匠是什么，就像做杯子，有些人做得粗糙，有些人做得精致。他（金光明）做得就是很精致的那种，又薄、又好，还不会摔坏。”吕忠说。

金光明话少、有个性，当他的徒弟并不容易。吕忠观察金光明选人的标准：在设备的问题上，你必须能和他说到“一个点子上”，他才会和你交流，否则，他就觉得你水平还没到，不愿意教你。

有名师指导，没过几年，吕忠发现，自己虽然在整体上还不如师傅，但在某些“点”上，他能比师傅做得更好。2008年前后，他参加过大

大小小很多比赛，成绩傲人。

他开始极度自信。在曲靖卷烟厂，吕忠第一次参加的是钳工比赛，比赛项目是将一根圆轴锉方，精度与时间是评判标准。他的动手能力很强，在这个项目上，他获得第二名。直到现在，曲靖卷烟厂的同龄人中，吕忠也没见过钳工比他好的。

自那以后，吕忠经常参赛。2006年，他第一次参加云南省级大赛，便拿了第二名。2007年，曲靖卷烟厂内部举办比赛，他没参加。2008年，他重新参赛，和2007年成绩好的人比，仍拿了第一名。

吕忠更加自信了，自信到骄傲。

敲打

对于吕忠而言，那是一段极度个性化的时期。

当时，维修工有两种岗位，一种是白班，负责把设备调试到最好的状态，以成为整个车间的标准，工作要求精细；另一种是跟班，与白班相比技术要求不高，主要是负责临时抢修设备。

吕忠最初的岗位是白班。无论是技术上，还是经验上，他在车间都有优势。从效率出发，他在工作上自然要多承担些。吕忠觉得，这种重要性是他的资本，更何况“我学东西最快，其他维修工很多都不如我。有些工作，只有我能做”。

这种想法，让他逐渐对工作有了抵触。其他修理工请他帮忙，他爱搭不理。车间安排工作，他态度强硬，有时候会说累，会质疑为什么别人不能做非要我做，会抱怨没有人和他分担。

吕忠很快就被调到跟班岗，调岗的“官方理由”是新岗位要求，“人家打我屁股了。”他说。那一年，吕忠40岁。

好在，这个年纪的人善于反思。他清楚，新岗位要求因为技术要求不高，肯定没有老岗位好。他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儿——是没有处理好与同事、上级之间的关系，还是业务

能力太差。

调岗后，他在新岗位上工作3年多，期间不断改变。他那骄傲的自信经反复敲打后，性格变得不再暴躁，谁有困难，他都愿意帮助。他不再把平时工作的车间当成赛场，开始明白团结的力量和团队的意义。

在曲靖卷烟厂，一个维修小组往往由5~6人组成，各有分工。作为组长，吕忠会把“好东西”教给每个人，从关注自我到注重团队，他克服了被超越的恐惧。或者说，他明白了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比赛。

此前，曲靖卷烟厂参加云南中烟举办的大

型比赛时，队员们往往单独训练、单独比赛，成绩和其他厂有差距。自身改变之后，吕忠就在会上提意见。他说，大家不够团结，不能相互发现问题、取长补短。

个人反思成了集体反思，那之后，曲靖卷烟厂再参赛，教练就会组织学员们一起训练，一起吃饭、一起参赛、相互沟通。效果明显，他们在比赛中的名次和成绩明显提高。

在赛场上，吕忠的个人巅峰出现在2016年行业烟机技能竞赛上，他凭着对设备2万多个零部件的熟练掌握，以实操39分钟的成绩获得PASSIM机型第一名。

价值

如今，吕忠不会去纠结自己在行业内的技术排名。他说没必要跟谁比，只要做好平时的就行。吕忠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方面：让个人技术跟得上设备的进步，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别人。

2012年，和其他优秀的同事一起，吕忠开始负责工厂的新员工培训。每一期培训也是反思、总结、改善的“准吕忠模式”，随着方法的不断改进，到2014年，曲靖卷烟厂培训体系基本成熟。

那一年，参加培训的新人，至今多已成为车间的主力。

2017年，曲靖卷烟厂为吕忠设立大师工作室，做更高级别的培训。在工作室，吕忠鼓励学员做项目改造，因为这对设备有帮助。他注重培训的质量和学员的独立思考，比如遇到什么问题，他先提供思路，让学员自己多想，实在想不出，他再手把手教。

当年的老师傅们不会考虑如何启发徒弟。实际上，吕忠已经改变了他从师傅们那里学到的

做事、带人的方法。

得奖后，吕忠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，“被评上，自己好像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走，好的方向”。他保持低调，认为自己荣誉多了，工作反倒不好做。只有自己团队的人获得更多荣誉，才是好事。大家都很好，工作效率自然就高。

最近的故事是，2017年底，由于厂房布局需要，两套M5设备需要搬迁调试。国外专家给出的时间是1个月，要价近700万元。曲靖卷

烟厂将这项工作交给吕忠和他的团队。因为提前制定好了方案，2018年初，从开始搬迁到结束，吕忠团队仅用时8天。搬迁后，设备运行稳定。

从极度自我到依靠团队；从对冠军的渴求，到让自己的技术为企业所用，并得以传承。吕忠改变了上一代人的车间法则，让自己拔尖的技术不只为设备服务，还为车间、为工厂、为行业、为未来服务。这是吕忠的修行，也是现代工人价值的体现。

吕忠“光谱”

2006年

●获红河集团烟机设备修理职业技能竞赛PASSIM7K第二名

2009年

●获红河集团烟机设备修理职业技能竞赛PASSIM7K团队第一名
●获红河集团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
2012年

●获红河集团“技术能手”称号、曲靖卷烟厂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
2014年

●获云南中烟“劳动模范”称号
●获云南中烟烟机设备修理职业技能竞赛PASSIM7K第一名
●PROTOS-M5高速卷烟机废烟回收系统改造项目，荣获曲靖卷烟厂年度设备技术革新一等奖

2015年

●获云南省烟机设备修理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
2016年

●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
●获第十四届全国烟草行业职业技能竞赛PASSIM机型第一名

2017年

●获全国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●获全国烟草行业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●获云南省劳模称号
●获云南省烟机设备修理“技术能手”称号
●获“云岭首席技师”称号

2018年

●吕忠劳模创新工作室被命名为“2018年云南省劳模创新工作室”

2019年

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

(文/杨斌 图/赵航)

